

## 商海弄潮

天刚亮的时候，村庄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笼罩村庄的薄雾，是村庄营造的梦境，缥缈、神秘、充满诱惑，却又不可捉摸。沉浸在美妙的梦境里，村庄睡得很恬静。

来到村前的池塘边，回望恬静的村庄，在越来越明亮的晨光中，笼罩村庄的薄雾，变得越来越薄，变得越来越透亮。村庄似乎已经从睡梦中醒来，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哈欠，薄雾便在村庄后面的山头飘动起来，一丝丝，一缕缕，飘飘悠悠，袅袅娜娜，缠缠绵绵，有点想就此消散，却又有些恋恋不舍。就这样，薄雾一直飘在山头上一丝丝一缕缕地飘绕，在飘绕中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透亮。

一声悠长的公鸡啼叫，穿过笼罩村庄的薄雾，在村庄的上空回旋。这声公鸡的啼叫，是判定村庄已经醒来的标识。这声悠长鸡啼的尾音还没有停，村庄里便到处响起了公鸡啼叫的声音。从这些啼叫声里，可以想象得出，村庄里的公鸡们在啼叫的时候，一定是鼓足了劲，把每一声啼叫都啼叫得铿锵有力悠长响亮，让村庄里的每一个以及村庄里的每一个牲口，都听得见自己在天亮时发出的一声声报晓的啼叫。

村庄在此起彼伏的公鸡报晓啼叫中醒来了。村前的公路上，开始有了人行走的身影，一个又一个，向村外走去，脚步匆匆。不久，又有了轿车奔驰的身影，一辆一辆又一辆，向村外驶去，转眼间就消失在村前的树林里。

风从村庄东边的山坳口吹过来，经过村前的池塘，变成了一浪接一浪朝着村庄西边涌去的微波。水波在晨光里闪烁着亮光，散发出丝丝缕缕的凉意，弥漫在池塘边的晨光里。

面朝东方，在池塘边漫步，清风拂面，神清气爽，浑身舒坦。一束阳光从东边的山坳口斜射过来，照在池塘里，经过池塘的氤氲水波的散射，顿时让池塘边的竹林变得透明亮起来。那些隐藏在林子间的晨雾，慢慢悠悠地从树木的枝叶间、竹子的枝叶间升腾起来，让池塘边的竹林、竹林变得迷离恍惚。

一只鸟，倏地一下子从竹林的枝叶间飞腾起来，站立在竹林的一处向阳的枝丫上，唧唧唧地叫几声，又倏地一下子飞进竹林的枝叶深处，不停地唧唧唧地叫着。一声鸟鸣，百鸟鸣和。池塘边的树林里、竹林里，鸟鸣声此起彼伏，悦耳动听，像是在聆听一曲曲优美的天籁之音，令人心旷神怡。

沿着鸟鸣的旋律，我走进池塘边的树林里。林子里有高大挺拔的树，也有俊秀修长的竹，还有茂盛葱茏的草。路边的一簇芭茅草从里，几只灰色的鸟正在上蹿下跳，咕咕咕地叫得欢快，把一株又一株比人高的芭茅草弄得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边。听到我的脚步声，或许是闻到了我的气息，待我走近芭茅草，从几只鸟都停止了跳动和鸣叫，只有几株芭茅草，还在晨光里晃动。我不想打扰这几只鸟的雅兴，便迈开脚步往前走。身后的草丛里，又传来咕咕咕的鸟鸣，叽叽喳喳地从一株树上，两只红尾巴的鸟正在嬉戏，一会儿从这根枝丫跳到那根枝丫，一会儿又从那根枝丫跳到那根枝丫，一会儿又从那根枝丫跳到那根枝丫，不停地颤动着，不停地颤动着，几片黄叶，簌簌地从枝头飘落下来。两只鸟跳跃得更欢快了。同样，当我来到这株树下举头细看时，却又寻找不到两只鸟的半点身影，只有几根枝丫还在不停地颤动着，不停地颤动着。

我顿悟明白，林子里的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愉快地生活着，它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很喜欢它们，但它们对我还是心存戒备。尽管我很喜欢它们动听的鸟鸣，但却不能干扰鸟的愉快生活。要让鸟对我心存戒备，需要让鸟有一个认识我、熟悉我、了解我的过程。只有让鸟完全知道我并不会而且绝对不会伤害它们，并且还很欣赏它们的鸟鸣时，它们才会在我到来的时候，继续着它们的嬉戏与欢叫。既然



王洁云(贵州)

如此，那就把时间留给林子里的鸟吧，让它们慢慢地认识我，熟悉我，了解我。

于是，我加快脚步，匆匆往前走。前边的林子里，鸟鸣声。身后的林子里，依旧鸟鸣声。这些鸟鸣的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走出树林，耳边依旧萦绕着韵律优美、悦耳动听的鸟鸣。从身后照射过来的阳光，在我面前的地上印下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身影。身影的棱角，散发着闪闪发亮的光芒……

## 二

中午，天气有些闷热。午饭后，便到村庄前面的树林里小憩。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沿着村前的池塘边，在树林里蜿蜒延伸。站在林间小路上，目光透过路边的竹林的枝叶、树木的枝叶，从池塘里的水面掠过，就到了村庄里。

村庄里很安静。听不见鸡鸣犬吠的声音，也听不见有人吆喝的声音。寨子里的人家，都敞开着大门，但看不到有人进出的身影。寨子的小路上，也没有人行走的身影。狗静静地趴在院里的老梨树下，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几只老母鸡，蹲在竹林下，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此时，正是午睡的时间。村庄午睡了，睡得很安宁。

细想起来，我觉得我是有礼貌的。每天吃过午饭，我没有立刻睡午觉的习惯，无论如何也要蹒跚半个钟头以上，才会慢慢停下来开始午休。

午间闲逛，我没有选择在村庄里，而是来到村庄前面的树林里，这是正确的，也是有一定礼貌的。如果选择在村庄里，我的闲逛一定会干扰村民午觉。走过有狗的人家门前时，尽管我的脚步很轻，也一定会引起狗的警觉。狗一睁开眼睛，看到我从我它面前走过，影响了它的梦，也许，这条狗正在梦里跟它的伴侣约会，我的到来，让它从梦境回到现实，非常恼火，便会对我狂吠几声，而且还会奔到我面前，呲牙咧嘴狠狠地瞪我几眼，吓得我惊出一身冷汗。更麻烦的是，狗这一叫，鸡也醒了，带着一群鸡仔咯咯地满院子跑。鸡鸣犬吠，犬吠鸡鸣，就会把正在午睡的主人干扰了。如果主人也正做着眼倦神疲的“白日梦”，鸡鸣犬吠把梦吵醒了，就会把一肚子的无名火发在狗和鸡的身上，狗会被挨打，鸡也会被挨打，这就是我的不对了。我不能为自己一时不想睡午觉，就影响了一个村庄的午觉。

走在林间的小路上，偶尔，会从路边的竹林的枝叶间、树木的枝叶间，掠过几只飞鸟的影子，枝叶间随即便发出几声沙沙沙的声响。片刻之后，再也听不见什么声音。

我继续往前走。也许是走进了林子的深处，光线变得有些幽暗，树林里显得很幽静，也显得很清静。我不禁觉得，闷热的中午，在这样幽静清凉的林子里午休，是一种很有幸福感的生活。

午，在这样幽静清凉的林子里午休，是一种很有幸福感的生活。

也许，我的这种想法被林子里的鸟猜到了。也被林子里的蝉猜到了。也许是林子里的鸟和蝉，不想让我来打扰它们睡午觉。总之，正当我觉得在林子里午休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便有几只蝉，在我身边不停地鸣叫起来。声音叫得很杂乱，也没有质感。低沉、枯燥、烦躁。有时觉得，这声音似乎在身后，回过头来，却看不到蝉的影子。有时觉得，这声音似乎在左边叫也在右边叫，左看右看，还是没有看到蝉的影子。没有看到蝉，却看到几只鸟在林间飞舞。从竹林间飞到树梢上，又从树梢上飞进竹林里，边飞边拍着翅膀，边飞边咕咕咕地叫唤着。这蝉声，这鸟声，似乎都是以一种不欢迎的态度提醒我，中午的时候，别来林子里打扰它们睡午觉。

我假装听不懂蝉和鸟的暗示，干脆在路边席地而坐，脱掉鞋子，解开衣扣，赤足露脚，清风拂面，怡然自得。也许，是我的不雅行为和形象激怒了林子里的蝉和鸟。它们轮流地在我耳边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哀一声喜一声，没有一点节奏地鸣叫，想让我在厌烦中尽快离开。它们越是这样催我，我越是坐着不走。一动不动地坐着，闭着眼睛，把它们杂乱的叫声想象成一曲又一曲听不懂的音乐。

可是，没坐多久，我就感觉到了异样。耳边的鸣叫声，似乎没有了蝉鸣和鸟语，而是蚊子的嗡嗡声。睁开眼睛，果然看到无数大大小小的不同形状的蚊子，正在我的身边飞舞。肩膀上、胸口上，还有几只蚊子一动不落地趴着。一掌拍下去，原先有蚊子的地方，便出现一片殷红的血渍和一个又红又肿的疙瘩。回过神来，手背上，肩膀上，脖颈上，胸口上，大腿上，都传来了又疼又痒的感觉，都出现了又红又肿的疙瘩。

不好了，惹上蚊子的麻烦了。赶快离开林子吧。于是，我快步走出林子。手背上，肩膀上，脖颈上，胸口上，大腿上……似乎是浑身上下，凡是被蚊子亲密接触过的地方，都痒得难受疼得难忍……

## 三

傍晚，从西边山坳口斜射过来的一片阳光，把深绿色的村庄映照得格外柔美。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房屋，容光柔和、面颊柔和，变得妩媚妖娆。村前的池塘里，水波在柔光下闪烁着柔美的波光，像含情脉脉的目光在寻觅着人的眼眸，多看一眼就会变得面红耳赤，心跳如鼓。

村前的树林里，蝉鸣声此起彼伏，悠扬动听。像有人在弹琴，起奏时琴声刚劲清脆，高潮时琴声稳健悠长，收尾时琴声颤音袅袅。一曲又一曲，把村前村后的林子，变成了琴声弥漫的曼妙仙境。东边的林子里，弹琴的人一曲还没有奏完，西边的林子里，弹琴的人就弹响了琴弦。一阵又一阵，一阵

又一阵，蝉声悠悠，像傍晚的山风一样令人惬意，像傍晚的阳光一样令人遐想。

在傍晚的阳光映照下，蝉声在村前的池塘里飘逸，变成了黛黛的波光，一浪接一浪，一浪接一浪，闪烁着亮光，洋溢着喜悦，时而向东边奔涌，时而向西边流淌，荡漾着欢快，欢快地荡漾。悠悠蝉声，黛黛波光，把傍晚的村庄，把村前的池塘，渲染得如诗如画。一缕缕延闪的波光，就是一声清脆悠长的蝉鸣。一声颤音袅袅的蝉鸣，就是一浪由近而远的波光。一缕缕波光，一声声蝉鸣，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让无形的蝉鸣变得可以触摸，让无声的波光变得可以倾听。

在村庄对面的树林里，我选择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泡一壶绿茶，点一盘蚊香，然后临水而坐，静静地聆听蝉鸣的声音，静静地凝望池塘里的黛黛的波光。沉浸在蝉鸣的美妙声中，我仿佛看到，正有一只蝉端坐在树梢上的一片叶子间，舞动肢体，扇动着翅膀，悠然自得地鸣唱着。我仿佛还看到，那一声声清脆悠长的蝉鸣，正轻轻地落在池塘的水面悠然浮动，那一声颤音袅袅的蝉鸣，正柔柔地落在池塘的水面欢快跳动。蓦然之间，我觉得自己也就变成了一只蝉，正端坐在一处树梢的中间，伴着树林里其他蝉鸣的韵律，打着节拍，唱着自己的愉悦与欢快。

不知不觉中，阳光从山坳口消失了，村庄一下子变得暗淡了许多。村前的池塘，波光已经与夜色融为一体。池塘边的几户人家，忽明忽暗的灯光，在夜色里闪烁，也在池塘的水里闪烁。村庄前面的树林里，蝉鸣的声音变得更加热闹起来。四面八方都是蝉鸣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响亮，一阵比一阵热烈，一浪比一浪悠长，像是在进行一场多声部的演奏，曲调没有停歇的片刻，只有高潮叠起的美妙，让我听得如醉如痴。

可惜，我生性愚钝，只觉得蝉声美妙，却无法用语言把其中蕴含的韵律和景象表述出来，更悟不出蝉声里蕴含的深刻内涵。做不了蝉的知音，只能静静地坐在树林里，品着绿茶，透过蚊香燃起时升起的袅袅烟雾，凝望面前的池塘和池塘对面的村庄，静静地听着蝉鸣，让自己的心跳，融在蝉声里，在池塘里闪烁成黛黛波光，愉快地在夜色里把蝉声变成梦境的诗意……

不知过了多久，蝉在树林里举行的多声部演奏已经悄然结束。从池塘里刮过的夜风，凉意有些袭人。对面的村庄里，似乎有人正在池塘边对着二胡，断断续续，不成曲调。夜深了，我得尽快离开这片幽静的树林，让林间的鸟和蝉，各自做着自己清幽的美梦。走出树林的时候，我似乎听到，在树木或竹林的枝叶间，传出几声鸟儿拍翅飞翔的声音。屏息静听，却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

蝉睡了，做着美梦。鸟睡了，做着美梦。我也该睡了，做一个有鸟蝉相伴的美梦。

## 锦里诗苑

## 天府之国(组诗)

秋石(安徽)

## 蓉城的美蓉甲天下

自古蜀地富庶  
盛产稻子、菽、麦等五谷杂粮  
也广植芙蓉、桂花、山茶等花仙子  
蓉城的美蓉甲天下  
锦质的天府之国  
玫瑰风。火焰色  
如此万物之秋  
水美，山朗，鱼肥  
沃野千里

## 这美色美心的莽江山

瑜在江东，何生亮？  
亮为卧龙，为斯人  
千古一瞥，天地苍，社稷定  
川蜀无贼  
这绝非溢美之词

## 我已酒过三巡

打马作道途  
草堂在即  
采一朵芙蓉  
或曰木芙蓉  
(唐朝的血统)  
赠与那杜老夫子  
诗得三、二句好诗  
打一文人的牙祭  
自此口舌生香，心存感恩  
并甘作旷世之蝶  
把千万朵芙蓉  
嫁与成都

## 谒杜甫草堂

一介弱书生  
躲过了安禄山的乱子  
却躲不过一世流离  
草庐漏风。江山陷入沉疴  
老关帝，  
握不住瘦骨嶙峋的狂狗子  
浣花溪畔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一壶清茶，煮沸了体内的旧山河

## 冬去了，老树新枝

风，止于青萍  
秋蝉聒于耳  
木秀于林  
蜀地的芙蓉，风姿绰约  
杜老夫子，余生不羁  
浊酒相逢  
草堂，溪畔，故园他乡  
采几枝芙蓉  
这天府的火引子  
以作君子约，作旷世蝶  
此生幸矣

## 嘉陵江，古老的水韵

一江春水半城山  
南充，一座水韵的城

## 水韵的骨头和血脉

这里——  
青梅煮酒，斟水韵  
岁月如歌，吟水韵  
三月桃花，逐水韵  
八月川橘，含水韵  
芥菜春岭，  
深深溪流追逐着水韵  
嘉陵纤夫，  
粗犷的号子牵引着水韵  
巴山蜀水，荡气回肠的水韵  
朱雀玄武，风水里的水韵  
历史是水韵

秦砖汉瓦是水韵  
风景也是水韵  
司马相如的长赋水韵飘香  
陈寿的万卷楼水韵悠悠  
纪信谁楚，烈火焚身  
水韵的故事金戈铁马  
三国中的水韵，  
藏着多少文韬武略  
阆中古城，  
青砖小瓦滴下悠长的水韵  
白塔晨钟，  
敲响无数风和日丽的水韵  
丝网烟雨，  
织起江山如画的水韵  
锦里古街，翔集的鸳鸯  
抖动烟雨迷蒙的水韵

嘉陵江啊！  
舀一碗江水  
一声山高水长的呼唤  
又是千年万年的水韵

## 触摸阆中的旧时光

阆中的旧时光原汁原味，  
古色古香  
一摸就摸出其中的韵味  
包括黑瓦长檐，青石街巷  
古树，古井，古宅子  
寺院，白塔，戏园子  
桓侯祠，阆风亭，华光楼  
孔家，李家大院，杜家客栈  
酒楼，红红的灯笼  
三教九流，车马之声，商贾佳人  
一摸就摸到历史的关节，  
有点疼痛  
木秀于林  
蜀地的芙蓉，风姿绰约，  
张澜话语  
一摸就摸到伏羲故里，  
阴历八月，人祖之光  
一摸就摸到两千年的文脉  
杜甫、陆游、东坡先生、关道子们  
上下五千年的经度与纬度  
也许这些先贤们  
还给我斟一盅小酒  
一沾沾出巴山夜雨，翰墨飘香

## 触摸阆中的旧时光

山清水秀，巷陌深深  
嘉陵江山，惟余莽莽

## 第一场冬雪(外一首)

王国良(黑龙江)

雪，像个油漆工，粉刷  
从眼神开始，到灵魂结束  
白，是她唯一的色调

百转柔情挤满穹穹  
千里万里直打胸臆

每一朵都是一个颤抖的音符  
把漫天吉祥谱成神曲

每一条道路都是一条五线谱  
弯曲或笔直，都弹奏着  
一样皎洁 松软的旋律

外孙伸出生日的舌尖  
接住一朵，甜  
是他从冬天采来的第一滴蜜

有人抓上一把，揣进一首  
绒嘟嘟的小诗，去覆盖一片乡思  
的麦子

有人端起一盒回家煮茶  
看罐装的往事在冬夜喷吐绿

我和你，也咯吱咯吱走上  
两行脚印，平平仄仄

像一副春联，  
贴上了我深爱的大地

## 雪地

雪地是一张好纸  
可以写诗，草拟情书

勾勒梅的骨头，春的鼻子  
或一遍遍书写一个小村的名字

只要不再下雪，那些文字  
就会被鸟和野兔盖上邮戳  
寄给另一场雪

偶尔写上心仪的城市  
或朝代，从上而穿越  
脚窝就会踩出清脆的歌声

许多时候什么都不写  
用沉默留白，可以读出盛放的  
冰凌花达子香和多年以后的自己

许多心愿不敢写在纸上  
一直握在手中，揣在怀里  
怕风轻轻一吹，又都化了

## 鬓如霜，又何妨？

胡华强(四川)

首”欣赏有加，关键是那“白首”是孟夫子的，让它长在他自己的头上如何——“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真是一种“凄凉的浪漫”！

当然，面对白发，也有“坦然”的歌者。唐代诗人齐己《白发》诗云：“莫染亦莫镊，任从白发流。白虽无耐药，黑也不禁秋。静枕听蝉咽，闲垂看水流。浮生未达此，多尔为愁。”不过，当你细品其中韵味，也会发现，酒脱之下其实满是无奈。何况这个本名叫做胡德生的诗人齐己，此时已是个出家之人，自然比一般俗人把人生看得更通透。

正是满满的“白发”诗有呢？有，请看元代王冕的《喜白发》：“眉间黄色未为奇，好是梳头满面丝。从古谁能脱略，于今得此可偷怡。绝怜雪色照明镜，更喜霜花衬接。万事为他最公道，老来镊白是儿痴。”标题中的一个“喜”字为全诗奠定了积极的感情基调。因为从古以来没有人能够逃得过“白发”的结局，所以自该“偷怡”对之，所以“怜”所以“喜”，所以老后“镊白(拔掉白发)”简直就是“瓜娃子”。其实这多少有点唱高调的嫌疑。“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古人对白发的慨叹如同悲秋一样，其实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的挥之不去的忧郁。

余秋雨在他的散文《废墟》里有这样一段话：“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这话是站在“废墟”的立场上所做的譬喻，要真站在人的立场上恐

怕就另当别论了。人之老去，固无回天之力，拼命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是人之共性。敷衍拉皮，是企望青春留步；美发染发，也是企望时光驻足。而事实是发渐稀疏，色渐黯然。就算你把染发吹得高耸入云，把银丝染得青丝荡漾，那又管得了几时？继续吹，继续染，在时光面前疲于奔命，终有放弃的一天。

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原本还不到白头之日时，却突然一夜白发。可以想见，亏心事多做了，内心的煎熬该是何等的深重，一个要经历若干年才能完成的“化学变化”，竟可以如此快速完成，那催化劑又是何等神奇。这样的白发，就是一种惩罚的标志，是耻辱的纪念碑。

虽然青丝变白发并非人之所愿，却也未必全是坏事。读武侠小说，看武侠电影，白发魔女之类的形象，不仅使读者观众醉心，那白发的人物也未必不可以为傲。历史上，“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典故世人皆知，虽是青丝愁白，却也因祸得福，使自己与公子胜得以保全。在那个乱得一地鸡毛的时代，如果不是这一夜之间变白的头发，哪来之后的吴王阖闾、大将军孙武攻城略地，驰骋天下的辉煌，又哪来率兵攻入郢都，对楚平王掘墓鞭尸的雪恨机会！就算在他后来遭妒被逼自杀之际，想必也不会为自己那一头白发而后悔。这样的白发，也许可以看作是幸运的冠冕，荣耀的勋章。

青丝变白发，是用具象寓抽象，会让你听到时间的聲音，看见空间的标志。时

间无形而须发有色，用头发做比兴，希冀蹉跎岁月者幡然自警，演绎人生的“难雅颂”。“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用白发“恐吓”逃学的少年读书郎，只是黑发少年未必真正懂得白发之可怖，而懂得时已不是黑发的少年。试问有几个以“白发”去警醒少年的老者，自己在少年时是因为受到“白发”的警醒而自励奋争的？人生代代无穷已，“警醒”年年望相似，不过总是拿着“白发”的道具在做着一种无重复的仪式，象征大于实质，只求心安罢了。

四十岁那年，我的两鬓开始出现星星白发。起初并未过多介意，直到有一次去理发，那个胖子人摆动着手剪，“嚓嚓嚓”像割草一样在我头上——一阵忙碌之后，突然停了下来，问道：“要不要染一下？”我的心突然一抖，“有这么严重吗？”我迟疑着问。在之后的时光里，那星星之火开始了燎原之势，虽然现在也还只在两鬓“肆虐”。有个暑假，我侄子对我说：“二爸，你还是把头发整一下嘛！”假期我不在乎，但是每到开学时我还是会“整一下”，因为我不希望在学生面前过早地显出“老钟之态”。只是“在乎”与“不在乎”，我都不拒绝。

年过半百，两鬓微霜本是平常。“不知明镜里，何得复秋霜”，会让人生陡增紧迫感，愿悲则悲，不用掩饰；“黄发垂髫，怡然自得”，也让生命的溪水缓缓流淌，愿喜则喜，顺其自然。年轻时，生命力旺盛，让心咔嚓咔嚓地燃烧，就算想扑灭也未必容易。年老时，戕灯余火，想来一次爆燃也未必得其所愿。对白发的态度亦如此——岁月自会让人心安，并非自己不想介意就不介意。介意时，说明你还“年轻”；老去时，你已不知道介意。

植物不会介意花的凋零，大地不会介意草的枯萎。人呢？——鬓如霜，又何妨？

##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5 期